# **紅樓夢．二回**

此回亦非正文，本旨只在冷子興一人，即俗謂冷中出熱、無中生有也。其演說榮府一篇者，蓋因族大人多，若從作者筆下一一敘出，盡一二回不能得明，則成何文字？故借用冷子興一人略出其文，使閱者心中已有一榮府隱隱在心。然後用黛玉、寶釵等兩三次皴染，則耀然於心中眼中矣。此即畫家三染法也。

未寫榮府正人，先寫外戚，是由遠及近、由小至大也。若使先敘出榮府，然後一一敘及外戚，又一一至朋友、至奴仆，其死板拮據之筆，豈作十二釵人手中之物也？今先寫外戚者，正是寫榮國一府也。故又怕閒文 瘰，開筆即寫賈夫人已死，是特使黛玉入榮府之速也。

通靈寶玉於士隱夢中一出，今又於子興口中一出，閱者已洞然矣，然後於黛玉、寶釵二人目中極精極細一描，則是文章關鎖處。蓋不肯一筆直下，有若放閘之水，然信之爆，使其精華一泄而無余也。究竟此玉原應出自釵、黛目中，方有照應。今預從子興口中說出，實雖寫而卻未寫。觀其後文，可知此一回則是虛敲旁擊之文，筆則是反逆隱曲之筆。詩雲：

一局輸贏料不真。  
  
香銷茶盡尚逡巡。  
  
欲知目下興衰兆，  
  
須問旁觀冷眼人。（甲戌批：「只此一詩便妙極。此等才情自是雪芹平生所長。余自謂評書，非關評詩也。」）

卻說封肅因聽見公差傳喚，忙出來陪笑啟問。那些人只嚷：「快請出甄爺來！」封肅忙陪笑道：「小人姓封，並不姓甄。只有當日小婿姓甄，今已出家一二年了，不知可是問他？」那些公人道：「我們也不知甚麽‘真’‘假’，因奉太爺之命來問，他既是你女婿，便帶了你去親見太爺面稟，省得亂跑。」[是公人口吻。]說著，不容封肅多言，大家推擁他去了。封家人個個都驚慌，不知何兆。  
[再點真假兩字。]

那天約二更時，只見封肅方回來，歡天喜地。眾人忙問端的，他乃說道：「原來本府新升的太爺姓賈名化，本貫胡州人氏，曾與女婿舊日相交。方才在咱門前過去，因見嬌杏那丫頭買線，所以他只當女婿移住於此。我一一的將原故回明，那太爺倒傷感嘆息了一回；又問外孫女兒，我說看燈丟了。太爺說：‘不妨，我自使番役務必探訪回來。’說了一回話，臨走倒送了我二兩銀子。」（所以歡天喜地，寫盡世俗人情。）甄家娘子聽了，不免心中傷感。一宿無話。

至次日，早有雨村遣人送了兩封銀子、四匹錦緞，答謝甄家娘子；又寄一封密書與封肅，轉托問甄家娘子要那嬌杏作二房。封肅喜的屁滾尿流，（四字諷刺得妙。）巴不得去奉承，便在女兒前一力攛掇成了，乘夜只用一乘小轎，便把嬌杏送進去了。[（寫盡世俗人情，故名封肅（風俗）也。]雨村歡喜，自不必說，乃封百金贈封肅，外謝甄家娘子許多物事，令其好生養贍，以待尋訪女兒下落。（此時雨村尚顧人情，未便訛詐。後回對付石呆子，便不如是矣！）封肅回家無話。

卻說嬌杏這丫鬟，便是那年回顧雨村者。因偶然一顧，便弄出這段事來，亦是自己意料不到之奇緣。（世情固難事事意料也。）誰想他命運兩濟，不承望自到雨村身邊，只一年便生了一子；又半載，雨村嫡妻忽染疾下世，雨村便將他扶側作正室夫人了。正是：

偶因一著錯，（甲戌批：「妙極，蓋女兒原不應私顧外人之謂。」）  
便為人上人。（甲戌批：「更妙，可知守禮俟命者終為餓莩，其調侃寓意不小。」）

原來，雨村因那年士隱贈銀之後，他於十六日便起身入都，至大比之期，不料他十分得意，已會了進士，選入外班，今已升了本府知府。（雨村之升騰，亦自簡捷，亦世情之一端也！）雖才幹優長，未免有些貪酷之弊；且又恃才侮上，那些官員皆側目而視。不上一年，便被上司尋了個空隙，作成一本，參他「生性狡猾，（四字是雨村定評。）擅纂禮儀，且沽清正之名，而暗結虎狼之屬，致使地方多事，民命不堪」等語。（可見吏治如此。）龍顏大怒，即批革職。該部文書一到，本府官員無不喜悅。（雨村之為人可知。）那雨村心中雖十分慚恨，卻面上全無一點怨色，仍是嘻笑自若；（奸徒本色，十足假人。）交代過公事，將歷年做官積的些資本（不說貪污，卻說「積的些資本」，語默而諷。）並家小人屬，送至原籍，安排妥協，卻是自己擔風袖月，遊覽天下勝跡。（為封建官吏畫一形象。）  
做官而積資本，其官可知，雪芹諷世，皆以輕描淡寫之筆出之。

那日，偶又遊至維揚地面，因聞得今歲鹺政點的是林如海。這林如海姓林名海，字表如海，乃是前科的探花，今已升至蘭台寺大夫，〔二〕本貫姑蘇人氏，今欽點出為巡鹽御史，到任方一月有余。原來這林如海之祖，曾襲過列侯，今到如海，業經五世。起初時，只封襲三世，因當今隆恩盛德，遠邁前代，額外加恩，至如海之父，又襲了一代；至如海，便從科第出身。雖系鐘鼎之家，卻亦是書香之族。只可惜這林家支庶不盛，子孫有限，雖有幾門，卻與如海俱是堂族而已，沒甚親支嫡派的。今如海年已四十，只有一個三歲之子，偏又於去歲死了。雖有幾房姬妾，奈他命中無子，亦無可如何之事。今只有嫡妻賈氏，生得一女，乳名黛玉，年方五歲。夫妻無子，故愛如珍寶，且又見他聰明清秀，便也欲使他讀書識得幾個字，不過假充養子之意，聊解膝下荒涼之嘆。（一段敘述，寫出林家已衰落，既無親支嫡派，又只一女，其家孤零可知。）  
``雖字如海，實已枯涸。  
``甲戌眉批：「官制半遵古名亦好，余最喜此等半有半無，半古半今，事之所無，理之必有，極玄極幻，荒唐不經之處。」  
``林黛玉於此初見。記住，此時黛玉五歲。

雨村正值偶感風寒，病在旅店，將一月光景方漸愈。一因身體勞倦，二因盤費不繼，也正欲尋個合式之處，暫且歇下。幸有兩個舊友，亦在此境居住，因聞得鹺政欲聘一西賓，雨村便相托友力，謀了進去，且作安身之計。妙在只一個女學生，並兩個伴讀丫鬟，這女學生年又小，身體又極怯弱，工課不限多寡，故十分省力。

堪堪又是一載的光陰，誰知女學生之母賈氏夫人一疾而終。女學生侍湯奉藥，守喪盡哀，遂又將要辭館別圖。林如海意欲令女守制讀書，故又將他留下。近因女學生哀痛過傷，本自怯弱多病的，觸犯舊癥，（才六歲便有「舊癥」，則可見其生來就有病矣。）遂連日不曾上學。雨村閒居無聊，每當風日晴和，飯後便出來閒步。

這日，偶至郭外，意欲賞鑒那村野風光。忽信步至一山環水旋、茂林深竹之處，（揚州古稱廣陵，地勢廣遠而帶丘陵，此處雪芹信筆而寫耳。）隱隱的有座廟宇，門巷傾頹，墻垣朽敗，門前有額，題著「智通寺」三字，門旁又有一副舊破的對聯，曰：  
``寺名好，智而能通。

身後有余忘縮手，（有余之時，世人皆不知縮手。）  
眼前無路想回頭。（此時已晚矣。）  
``對聯兩句醒人，欲人智而能通也。

雨村看了，因想道：「這兩句話，文雖淺近，其意則深。我也曾遊過些名山大剎，倒不曾見過這話頭，其中想必有個翻過筋鬥來的，（此語警策，未翻過筋鬥，則閱世不深也。雨村剛翻過筋鬥。）亦未可知，何不進去試試。」想著走入看時，只有一個龍鐘老僧在那里煮粥。雨村見了，便不在意。及至問他兩句話，那老僧既聾且昏，齒落舌鈍，所答非所問。（老僧，邯鄲之呂翁，亦蒸黍之逆旅主人也。雨村俗眼不識。）  
``見龍鐘老僧，便不在意，雨村仍是熱鬧中人，雖翻過筋鬥，仍無所悟，故必有以後一番夤緣也。  
``甲戌眉批：「畢竟雨村還是俗眼，只能識得阿鳳、寶玉、黛玉等未覺之先，卻不識得既證之後。未出寧榮繁華盛處，卻先寫一荒涼小境，未寫通部入世迷人，卻先寫一出世醒人。回風舞雪，倒峽逆波，別小說中所無之法。」

雨村不耐煩，便仍出來，（見了耳聾老僧便不耐煩，雨村總是俗夫，且是熱鬧場中人。故只以貌取也。）意欲到那村肆中沽飲三杯，以助野趣。於是款步行來，將入肆門，只見座上吃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，接了出來，口內說：「奇遇，奇遇。」（意外之遇，文亦意外之文。）雨村忙看時，此人是都中在古董行中貿易的號冷子興者，舊日在都相識。雨村最讚這冷子興是個有作為大本領的人，這子興又借雨村斯文之名，故二人說話投機，最相契合。（相互為用耳。）雨村忙笑問道：「老兄何日到此？弟竟不知。今日偶遇，真奇緣也。」子興道：「去年歲底到家，今因還要入都，從此順路找個敝友說一句話，承他之情，留我多住兩日。我也無緊事，且盤桓兩日，待月半時也就起身了。今日敝友有事，我因閒步至此，且歇歇腳，不期這樣巧遇！」一面說，一面讓雨村同席坐了，另整上酒肴來。二人閒談漫飲，敘些別後之事。  
``意外之筆，意外之遇。

雨村因問：「近日都中可有新聞沒有？」（閒人口氣逼真。）子興道：「倒沒有甚麽新聞，倒是老先生你貴同宗家，出了一件小小的異事。」雨村笑道：「弟族中無人在都，何談及此？」子興笑道：「你們同姓，豈非同宗一族？」  
``同姓便是同宗一族，商人信口之言，以下談論，均離此不遠，讀者應注意，勿為所誤。  
``堂堂一個賈府，卻從商人信口閒談中出來。

雨村問是誰家。子興道：「榮國府賈府中，可也玷辱了先生的門楣麽？」（甲戌批：「刳小人之心肺，聞小人之口角。」）雨村笑道：「原來是他家。若論起來，寒族人丁卻不少，自東漢賈覆以來，枝派繁盛，各省皆有，誰逐細考查得來？若論榮國一支，卻是同譜。但他那等榮耀，我們不便去攀扯，至今故越發生疏難認了。」  
``現在說不便攀扯，後回卻拼命攀扯，從平兒罵聲中可知，然則此時尚未嘗到攀扯的甜頭耳！

子興嘆道：「老先生休如此說，如今的這寧、榮兩門，也都蕭疏了，不比先時的光景。」（甲戌批：「記清此句，可知書中之榮府已是末世了。」）雨村道：「當日寧、榮兩宅的人口也極多，如何就蕭疏了？」（甲戌批：「作者之意原只寫末世。此已是賈府之末世了。」）冷子興道：「正是，說來也話長。」

雨村道：「去歲我到金陵地界，因欲遊覽六朝遺跡，那日進了石頭城，從他老宅門前經過，街東是寧國府，街西是榮國府，二宅相連，竟將大半條街占了。（初描寧、榮二府。）大門前雖冷落無人，隔著圍墻一望，里面廳殿樓閣，也還都崢嶸軒峻；就是後（甲戌批：「‘後’字何不直用‘西’字？恐先生墮淚，故不敢用‘西’字。」）一帶花園子里面樹木山石，也還都有蓊蔚洇潤之氣，那里像個衰敗之家？」  
``從外觀望，儼然一派森森氣象，未及蕭疏，先觀氣勢。

冷子興笑道：「虧你是進士出身，原來不通！古人有雲：‘百足之蟲，死而不僵。’如今雖說不及先年那樣興盛，較之平常仕宦之家，到底氣象不同。（原來如此。領教，領教！）如今生齒日繁，事務日盛，主仆上下，安富尊榮者盡多，運籌謀畫者無一，（坐享其成，安能長久。）其日用排場費用，又不能將就省儉，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，內囊卻也盡上來了。（數語道出衰敗之原。）這還是小事。更有一件大事：誰知這樣鐘鳴鼎食之家，翰墨詩書之族，如今的兒孫，竟一代不如一代了！」（此是警句，不論朝代，不論世家，其敗總是一代不如一代，如果一代勝過一代，則安能敗乎！）雨村聽說，也納罕道：「這樣詩禮之家，豈有不善教育之理？別門不知，只說這寧、榮二宅，是最教子有方的。」  
``內囊卻也盡上來了，一語說盡多少世家大族，然世人只見其崢嶸險峻，不見其內囊將盡耳！  
``揭出一代不如一代，真是醒人之筆！真是末世氣象！  
``揭出詩禮、教育兩事，可見詩禮、教育已是虛事，側寫一筆。

子興嘆道：「正說的是這兩門呢。待我告訴你：當日寧國公與榮國公〔三〕是一母同胞弟兄兩個。寧公居長，生了四個兒子。寧公死後，賈代化襲了官，也養了兩個兒子：長名賈敷，至八九歲上便死了，只剩了次子賈敬襲了官，如今一味好道，只愛燒丹煉汞，余者一概不在心上。（宦門世家，如此光景。為當世寫照。）幸而早年留下一子，名喚賈珍，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，把官倒讓他襲了。他父親又不肯回原籍來，只在都中城外和道士們胡羼。這位珍爺倒生了一個兒子，今年才十六歲，名叫賈蓉。如今敬老爹一概不管。這珍爺那里肯讀書，只一味高樂不了，（「胡羼」「高樂」，逼真旁人閒論口氣。）把寧國府竟翻了過來，也沒有人敢來管他。（可見其教育之差！詩、禮亦已盡廢矣！記住，此是寧府。）再說榮府你聽，方才所說異事，就出在這里。（說罷寧府，再說榮府。）自榮公死後，長子賈代善襲了官，娶的也是金陵世勳史侯家的小姐為妻，（甲戌批：「因湘雲，故及之。」）生了兩個兒子：長子賈赦，次子賈政。如今代善早已去世，太夫人尚在，（甲戌批：「記真，湘雲祖姑史氏太君也。」）長子賈赦襲著官；次子賈政，自幼酷喜讀書，（此語未必是實。）祖、父最疼，原欲以科甲出身的，不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，皇上因恤先臣，即時令長子襲官外，問還有幾子，立刻引見，遂額外賜了這政老爹一個主事之銜，（甲戌批：「嫡真實事，非妄擁（擬）也。」）令其入部習學，如今現已升了員外郎了。（宦門子弟，易登仕途，寫出當時世情。）這政老爹的夫人王氏，頭胎生的公子，名喚賈珠，十四歲進學，不到二十歲就娶了妻生了子，一病死了。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，生在大年初一，這就奇了；不想次年又生一位公子，說來更奇，一落胎胞，嘴里便銜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，上面還有許多字跡，就取名叫作寶玉。你道是新奇異事不是？」（真是奇聞，歷代所未有。）  
``借冷子興之口，先將寧、榮二府作一描畫，然聽其言，真是一代不如一代。  
``自幼酷喜讀書，觀其後行事，實徒有讀書之名耳！亦雪芹諷世之筆！  
``「不想次年」信口雌黃耳。程、高不辨冷子興口舌，竟改為「不想隔了十幾年」，胡適竟以改筆為是，遂誤盡世人，可嘆！可嘆！  
``賈寶玉於此初見。

雨村笑道：「果然奇異。只怕這人來歷不小。」（雨村似是別具只眼，實亦猜測之詞。「只怕」二字，便已分明。）子興冷笑道：「萬人皆如此說，因而乃祖母便先愛如珍寶。那年周歲時，政老爹便要試他將來的志向，便將那世上所有之物擺了無數，與他抓取。誰知他一概不取，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環抓來。政老爹便大怒了，說：‘將來酒色之徒耳！’（酷愛讀書，卻是如此識見。）因此便大不喜悅。獨那史老太君還是命根一樣。說來又奇，如今長了七八歲，雖然淘氣異常，但其聰明乖覺處，百個不及他一個。說起孩子話來也奇怪，他說：‘女兒是水作的骨肉，男人是泥作的骨肉。我見了女兒，我便清爽；見了男子，便覺濁臭逼人。’你道好笑不好笑？將來色鬼無疑了！」（小人大思想，雪芹故作此筆，其語亦亦大亦小，亦莊亦諧，令人不可捉摸也。）雨村罕然厲色忙止道：「非也！可惜你們不知道這人來歷。大約政老前輩也錯以淫魔色鬼看待了。若非多讀書識事，加以致知格物之功，悟道參玄之力，不能知也。」（如此說來，則賈政未能多讀書矣！）  
``政老爹竟以小兒抓周為憑，斷定此兒將來，足見此公昏昏。  
``奇語，聞所未聞！  
``更奇。  
``切勿以為雨村睿智，實亦貿然言之，故作高深耳。

子興見他說得這樣重大，忙請教其端。雨村道：「天地生人，除大仁大惡兩種，余者皆無大異。若大仁者，則應運而生；大惡者，則應劫而生。運生世治，劫生世危。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、召、孔、孟、董、韓、周、程、張、朱，皆應運而生者。蚩尤、共工、桀、紂、始皇、王莽、曹操、桓溫、安祿山、秦檜等，皆應劫而生者。大仁者，修治天下；大惡者，撓亂天下。清明靈秀，天地之正氣，仁者之所秉也；殘忍乖僻，天地之邪氣，惡者之所秉也。今當運隆祚永之朝，太平無為之世，（好世道，雪芹故作歌頌之辭耳！）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，上至朝廷，下至草野，比比皆是。所余之秀氣，漫無所歸，遂為甘露，為和風，洽然溉及四海。彼殘忍乖僻之邪氣，不能蕩溢於光天化日之中，（既是盛世，何來殘忍乖僻之邪氣？）遂凝結充塞於深溝大壑之內，（明末之李卓吾，清初之顧炎武、黃梨洲、王船山，皆深溝大壑之人也。）偶因風蕩，或被雲摧，略有搖動感發之意，一絲半縷誤而泄出者，偶值靈秀之氣適過，正不容邪，邪覆妒正，兩不相下，亦如風水雷電，地中既遇，既不能消，又不能讓，必至搏擊掀發後始盡。故其氣亦必賦人，發泄一盡始散。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，（正邪二氣搏擊掀發而賦人，則正邪二氣之合也。）在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，下亦不能為大兇大惡。置之於萬萬人之中，其聰俊靈秀之氣，則在萬萬人之上；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，又在萬萬人之下。若生於公侯富貴之家，則為情癡情種；若生於詩書清貧之族，則為逸士高人；縱再偶生於薄祚寒門，斷不能為走卒健仆，甘遭庸人驅制駕馭，必為奇優名倡。如前代之許由、陶潛、阮籍、嵇康、劉伶、王謝二族、顧虎頭、陳後主、唐明皇、宋徽宗、劉庭芝、溫飛卿、米南宮、石曼卿、柳耆卿、秦少遊，近日之倪雲林、唐伯虎、祝枝山，再如李龜年、黃旛綽、敬新磨、卓文君、紅拂、薛濤、崔鶯、朝雲之流，此皆易地則同之人也。」（秉正邪二氣所生之人，皆高人逸士之屬，則邪氣非覆大惡，文章一轉，前文所說之大兇大惡之氣，已化而為善矣！奇哉此論！）  
  
``此文武周孔直至周程張朱，細味之，實理學之道統也。  
``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一段，自韓退之《原道》來，以下為雪芹所續，特意點明周程張朱，是特筆也，其反對面，則不能明寫矣！  
``「遂凝結充塞於深溝大壑之內」，凡反朝廷、反正統思想者，皆只能居於溝壑。  
``秉正邪二氣所生之人，不為情癡情種，即為高人逸士，如許由、陶潛之屬，真是奇論怪論，然則邪氣已合於正氣矣！賈寶玉是秉正邪二氣所生，此點要緊！  
``歸結到「成則王侯敗則賊」！此語石破天驚，然則王侯與賊，只是成敗之異耳！清初黃宗羲說：「今也天下之人，怨惡其君，視之如寇仇，名之為獨夫，固其所也。」唐甄則說：「自秦以來，凡為帝王者皆賊也。」依黃、唐之說，則成亦賊也！吾於雪芹成王敗賊之論中，似聞黃、唐之余音！況覆更加雨村說「正是這意」一語，語氣加重肯定。讀者應細味此數語。方不負雪芹深意。

子興道：「依你說，‘成則王侯敗則賊’了。」（愛新覺羅·永忠《延芬室集》有題《紅樓夢》詩三首。其眉端有其堂叔弘旿墨批雲：「此三章詩極妙，第《紅樓夢》非傳世小說，余聞之久矣，而終不欲一見，恐其中有「礙語」也。」予曾見《延芬室集》原稿及弘旿親筆原批。其所提「礙語」一事，至為關鍵，當於回後評之。甲戌批：「《女仙外史》中論魔道已奇，此又非外史之立意，故覺愈奇。」）雨村道：「正是這意。你還不知，我自革職以來，這兩年遍遊名省，也曾遇見兩個異樣孩子。所以，方才你一說這寶玉，我就猜著了八九，亦是這一派人物。不用遠說，只金陵城內，欽差金陵省體仁院總裁甄家，（甲戌批：「又一個真正之家，特與假家遙對，故寫假則知真。」）你可知麽？」子興道：「誰人不知！這甄府和賈府就是老親，又系世交。兩家來往，極其親熱的，便在下也和他家來往非止一日了。」（甲戌批：「說大話之走狗，畢真。」）  
``初提甄府。  
``甄家與賈家，實為一家，雪芹故以變幻之筆寫之，至後文便可知！  
``原來雨村曾在甄府坐過館。  
``甄寶玉初亦賈寶玉一流人物。

雨村笑道：「去歲我在金陵，也曾有人薦我到甄府處館。（雨村也曾在甄府過。）我進去看其光景，誰知他家那等顯貴，卻是個富而好禮之家，倒是個難得之館。但這一個學生，雖是啟蒙，卻比一個舉業的還勞神。說起來更可笑，他說：‘必得兩個女兒伴著我讀書，我方能認得字，心里也明白；不然我自己心里糊塗。’（甲戌批：「甄家之寶玉乃上半部不寫者，故此處極力表明以遙照賈家之寶玉。凡寫賈寶玉之文，則正為真寶玉傳影。」）又常對跟他的小廝們說：‘這女兒兩個字，極尊貴、極清凈的，比那阿彌陀佛、元始天尊的這兩個寶號還更尊榮無對的呢！（對當時男尊女卑之制，是石破天驚之語。甲戌批：「如何只以釋老二號為譬，略不敢及我先師儒聖等人，余則不敢以頑劣目之。）你們這濁口臭舌，萬不可唐突了這兩個字要緊。但凡要說時，必須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可；設若失錯，便要鑿齒穿腮等事。’其暴虐浮躁，頑劣憨癡，種種異常。只一放了學，進去見了那些女兒們，其溫厚和平，聰敏文雅，竟又變了一個人了。因此，他令尊也曾下死笞楚過幾次，無奈竟不能改。每打的吃疼不過時，他便‘姐姐’‘妹妹’亂叫起來。後來聽得里面女兒們拿他取笑：‘因何打急了只管叫姐妹做甚？莫不是求姐妹去說情討饒？你豈不愧些！’他回答的最妙。他說：‘急疼之時，只叫「姐姐」「妹妹」字樣，或可解疼也未可知，因叫了一聲，便果覺不疼了，遂得了秘法：每疼痛之極，便連叫姐妹起來了。’你說可笑不可笑？也因祖母溺愛不明，每因孫辱師責子，因此我就辭了館出來。如今在這巡鹽御史林家做館了。你看，這等子弟，必不能守祖、父之根基，從師長之規諫的。只可惜他家幾個姊妹都是少有的。」（虛寫一筆耳。）

``一段奇奇怪怪之論，亦小人大思想，亦真亦幻，亦莊亦諧。初時甄、賈寶玉不可分，後文才見其異，惜雪芹後文不可見矣。  
``一段奇奇怪怪之論，為他書所無，然「女兒」二字，比佛祖還尊，則作者特重女性之意明矣，雖以奇談怪論出之，即所謂「假語村言」也，然則透過「假語村言」，作者真意亦可知矣！  
``甲戌眉批：「以自古未聞之奇語，故寫成自古未有之奇文。此是一部書中大調侃寓意處。蓋作者實因鹡鸰之悲，棠棣之威，故撰此閨閣庭幃之傳。」  
``雨村前論賈寶玉，以為是高人逸士之流，甚至成王敗賊，此處論甄寶玉，則說必不能守祖、父之根基，其言似相反，其意實相通，然甄寶玉後來與賈寶玉之殊途，竟走仕途經濟之路，則非初時能預知也。  
  
  
  
  
子興道：「便是賈府中，現有的三個也不錯。（再回論賈府。）政老爹的長女，名元春，（甲戌批：「原也。」）現因賢孝才德，選入宮中作女史去了。二小姐乃赦老爹〔四〕前妻所出，名迎春。（甲戌批：「應也。」）三小姐乃政老爹之庶出，名探春。（甲戌批：「嘆也。」）四小姐乃寧府珍爺之胞妹，名喚惜春。（甲戌批：「息也。」）因史老夫人極愛孫女，都跟在祖母這邊一處讀書，聽得個個不錯。」雨村道：「更妙在甄家的風俗，女兒之名，亦皆從男子之名命字，不似別家另外用這些‘春’‘紅’‘香’‘玉’等艷字的。何得賈府亦落此俗套？」（甄賈二府合而論之。）子興道：「不然。只因現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日所生，故名元春，余者方從了‘春’字。上一輩的，卻也是從弟兄而來的。現有對證，目今你貴東家林公之夫人，即榮府中赦、政二公之胞妹，在家時名喚賈敏。不信時，你回去細訪可知。」雨村拍案笑道：「怪道這女學生讀至凡書中有‘敏’字，皆念作‘密’字，每每如是；寫字遇著‘敏’字，又減一二筆。我心中就有些疑惑。今聽你說，的是為此無疑矣。怪道我這女學生言語舉止另是一樣，不與近日女子相同。度其母必不凡，方得其女，今知為榮府之外孫，又不足罕矣。（回應林黛玉。）——可傷上月竟亡故了。」子興嘆道：「老姊妹四個，這一個是極小的，又沒了。長一輩的姊妹，一個也沒了。只看這小一輩的，將來之東床如何呢？」（此處先一提。）  
  
  
雨村道：「正是，方才說這政公，已有銜玉之兒，（王府批：「靈玉卻只一塊，而寶玉有兩個，情性如一，亦如六耳悟空之意耶。」）又有長子所遺一個弱孫。這赦老竟無一個不成？」（再論賈政、賈赦之後。）子興道：「政公既有玉兒之後，其妾又生了一個，倒不知其好歹。只眼前現有二子一孫，卻不知將來如何。若問那赦公，也有二子。長名賈璉，（順口談賈赦，即帶出賈璉、熙鳳。）今已二十來往了，親上作親，娶的就是政老爹夫人王氏之內侄女，（甲戌批：「另出熙鳳一人。」）今已娶了二年。這位璉爺身上現蠲的是個同知。也是不肯讀書，於世路上好機變，言談去的，所以如今只在乃叔政老爺家住著，幫著料理些家務。誰知自娶了他令夫人之後，倒上下無一人不稱頌他夫人的，璉爺倒退了一射之地——說模樣又極標致，言談又爽利，心機又極深細，竟是個男人萬不及一的。」（甲戌批：「未見其人，先已有照。」）  
``王熙鳳初提。  
``數語先將熙鳳總描。  
  
  
雨村聽了，笑道：「可知我前言不謬。你我方才所說的這幾個人，都只怕是那正邪兩賦而來一路之人，未可知也。」（又歸到正邪二賦。）子興道：「邪也罷，正也罷，只顧算別人家的賬，你也吃一杯酒才好。」雨村道：「正是，只顧說話，竟多吃了幾杯。」子興笑道：「說著別人家的閒話，正好下酒，即多吃幾杯何妨？」雨村向窗外看道：「天也晚了，仔細關了城。我們慢慢的進城再談，未為不可。」於是，二人起身，算還酒賬。方欲走時，又聽得後面有人叫道：「雨村兄，恭喜了！特來報個喜信的。」雨村忙回頭看時——  
``雖是閒談散論，仍歸正邪二氣本題。